

國

朝

文

錄

南雷文錄卷二

餘姚黃宗羲梨洲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 祥一齋校刊

○○○陸周明墓誌銘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
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
尺○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
能○如○此○兩○人○才○不○復○泛○
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
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奪○之○急○此

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復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旣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胃。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倒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燭。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婿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恍惚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聚。其諸臣。

生平只此一行拓過

風帆浪楫。棲遲金鼇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問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

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
此段敘云宛如目睛何與何策何策史記然非有所事做
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
也○是○被○身○若○與○其○事○若○處○其○地○而○以○高○簡○之○筆○出○之○耳
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噫吾怨家也
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
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
然○何○以○十○二○年○不○整○蓋○亦○欲○以○此○一○奇○為○後○人○駭○其○變○也
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
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
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
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所○謂○取○取○未○能○下○腹○者○也○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

又補一事

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
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漢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
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銘
曰

或駭其奇或歎其絀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此文逼真太史公尤妙在閒閒敘出絕不矜張此先生文之所
以爲大

○米人遺墓誌銘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之○道○盡○矣○余○以○爲○此○學○詩○之○法○而○詩○之○○爲○
原○本○反○不○及○焉○豈○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
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盪○磨○勵○於○其○
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
幽○人○離○婦○鵠○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
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淒○楚○蘊○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
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人○遠○
十○三○歲○輒○出○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仲○尼○弟○子○傳○一○卷○花○

○○○
○○
○次
○志
○其
○爲
○較
○進
○生

晨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
下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爲經
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
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
覽六朝之佳麗。瞻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
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遍交之。相與唱
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
能詩名家也。師友良矣。人遠遊屐所至。必有詩成集於蜀。曰西瞻
曰東將。於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

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風雅沾漬如鄭康成之傳經尤延之之鈔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溫厚和平之教而內子嬌女亦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競爽閨房故其家先生一詩脫稿閉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詠侈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遠咸備然而人違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寫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於折戟沉沙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昵於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違悲天憫人之懷豈爲

一已之不遇乎人。遠名邈邈，別號日觀子。朱子十七世孫，三傳至澆。始遷海寧。高祖浙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遠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卽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闌藤架，恍入隱者之廬。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詩境愈清，詩愁愈甚。卒于康熙癸酉五月八日。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矣。配葛氏，己卯舉人定辰女子。三潁淳治，皆太學生。女三，壻廩膳生蔣世昌，監生查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

五人人遠爲人眞實。自遷西村。余郵筒疏略。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月。寄其詩集求序。余喜而促筆爲之。逮五月中。寄去。人遠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歿。以日觀山人紀年。令其子謁銘。余何忍不銘。

銘曰

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鳴咽。鐘遇霜鳴。劍從獄缺。中有憤盈。耿耿不滅。嗟夫人遠。墓門雖閉。時有大聲。稼軒一轍。

妙論爲詩家補出根原卽爲人遠白其心事其餘一切都刊

談菴木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菴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因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愚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襄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遷荒皇宸烈燄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

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

此書之而曰。此書之而曰。此書之而曰。

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尙在。甯遂已乎。從嘉善箋

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大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非常士。折

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大宰相國相繼野死。

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吳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大宰。未至而卒。丙

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

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

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

輒不難辦。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

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史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

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暢論史事有關係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海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砥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砥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節婦潛起飲酒升餘號呼

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
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燭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
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
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
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
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尙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
烈婦視而歎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
試詠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眾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尙
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

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聞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

此○前○確○切

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澹柱謂吾黨蓋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棨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

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敘次詳悉讀竟如閱指南錄一過

○張景岳傳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濟。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臧腑寒熱爲言。此特後

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概○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為○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為○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製○地○方○之○為○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違○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為○害○消○之○為○害○耶○是○以○為○人○治○病○沉○思○病○原○單○方○重○劑○莫

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遺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

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然而逝。自太史公傳蒼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眾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介賓醫學如此而明史藥方伎中不傳其人不解何故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畱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汪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歛人毋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

此說先敘其由

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船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鉅萬各島君畏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五峯共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眾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

此段正敘蔣事

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圍表畱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圍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在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脣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得直。彼鵠附。黿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素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為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嚮導。直之子澄亦嚙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

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衙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船將肆劫。勒有僧譯之。會畏酋畏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會畏受命。乃使人招汪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瑄紱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其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張。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

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閏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奸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眾入寇。以數萬人圍柵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汪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或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回。汪直發松浦海舶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

乃○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借○來○宗○信○在○
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余○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
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汪○直○之○不○至○謂○其○誣○言○無○
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闕○先○遣○王○激○
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
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
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
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
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淡○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
之貨死朝議闕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
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貨大懼何也獨不能出、一、疏、以、中、明、其、本、計、乎、注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
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敍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
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
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
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免、赦、有詔誅直王激毛
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
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

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
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
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
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歎息久之隆慶壬申
甲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勦徐海本末以爲倭
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檢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
不念徐海爲注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
絡縱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侈脅
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

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
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
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債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
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內有分宜之貪外有梅林之謫蔣生之死宜矣然以明史考之
蔣亦無甚能事當兩存以備考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廡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入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

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綴冠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爾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於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

另○轉○三○意○以○考○文○為○証○兩○先○生○之○

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梁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刺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歎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旣明以後集成考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未流

將剝然而徹之所生。揀之所始也。剝之浸微。復之浸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擬齊菴山漳海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考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菴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菴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歷百家。裨乘之言靡不究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

黃子自鶴亭林外真知其心亦未見有能繼之者

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
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
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
人○胷○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
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覩○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
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
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
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
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此傳全載其推崇自己壽文一篇先生之志大而夸矣然有崇有翼之言實爲古今定論而先生之學後有萬氏全氏翼之者亦不可謂無人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

誠○任○天○下○之○重○。砒○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餽○飭○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概○溝○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與○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跡○。余○應○之○曰○。數○公○堅○強○之○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矇○矓○精○神○。澄○心○

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當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歸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厲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世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

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遞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于儒者其害可勝旣乎。

今諸葛亮范仲淹與陸贄皆次第從祀矣惟韓李文方四公尙未予竊謂韓李文三公允宜從祀而方正學則尙須商量家穆堂先生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能發之而不能收之一死僅足自贖其言甚是願以質之先生

南雷文錄卷三

餘姚黃宗羲梨洲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 祥一審校刊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
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歎有明之文。莫
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
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
起於時。風眾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

士崇禎之盛。王季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礙。反得以理旣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以震川第一猶之我朝以方望溪第一也。其不然。愚以明代之古文當以荆川爲第一。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闢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

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
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
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
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
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
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拈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片言居稀名短句
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
七變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
而遊女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

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
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
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嚮○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
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屢○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
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此言悉夫○起閣百詩○已曉曉其後矣○

議論精確筆格蒼渾○前代選家多主理而先生則主情情有
至有不至而選則取其至者而收之此茲選之所以自負也○
又案先生之才未過于牧齋而文則較勝以牧齋于家國之用
無情而先生有情也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濶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固有不同
○取○論○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敝爲已任汝南
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
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
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
○自○知○不○能○過○而○欲○以○他○道○挂○出○耳○近○代○朱○梅○屏○亦○陷○此○弊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庶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
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
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
古修辭甯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業

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
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
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
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
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
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
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
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
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國朝文錄
文案序上下二篇傾圮倒廩無一語不可爲先賢之判斷後學
之津梁真大眼孔真大手筆厥後此書改名文海摭拾至四百
卷四庫全書曾收之于 本朝總集之首惜乎予之不得見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
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
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
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
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
馨。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
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
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

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註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剗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樞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

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學○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註○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復○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

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圖書之不可信歸震川已暢言之此文更自源而流挾摘無遺

藟

縮齋文集序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誤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鶴鶴效且笑也；其在於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曾不容物。

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澁○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視○爲○川○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

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
之○亡○也○謝○舉○羽○方○韶○卿○奠○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適○於○黃○鐘○之○管
微○不○能○吹○續○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
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隄○風○落○山○爲○蠱○未
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鋼
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蘭○文○人○之○文○而○已○乎
其言非今之世上所能有而終不能不留於天地奧衍深闢其
文亦如雷霆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誑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漢記。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

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鬢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鯨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

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恨。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妙論得未曾有。先生謂詩可補史，予則謂先生之文卽史。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遊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問之、口。

於天壤之間。甯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臍則底。襲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

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渺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幹。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塌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

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
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
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
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
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
○震川○而○道○代○之○士○道○爭○讀○其○矣○
黃茅白草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
爲一治。故余敍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震川千子一齊掃落。非以相輕實以相救。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歛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_○以不知性_○夫性豈易知也_○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

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况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道也。甯可竟

○取○制○序○說○

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嚙。爲齧。爲螫。萬有不

○并○製○朱○說○

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况於所自作之詩乎。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之。清裁駿發。曠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深矣。如是。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層層辨駁性之旨。才明不意於序詩得之。先生之學。其何可測。

○壽李杲堂五十序

余束髮出山。徧交當世人士。其時承平日久。賢豪侁侁。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共矜華藻。往往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暮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知古之所謂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查出。列屋兼輒。自非闢葺閭閻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取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

易○之○余○竊○弄○筆○墨○。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啓○禎○一○輩○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蠶○謹○烏○聒○過○耳○。輒○泯○蓋○不○特○鷓○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備○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歛○折○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

之媒較之啓禎問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邇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滂。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本○手○所○獨○到○處○也○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林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

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先生傾倒杲堂文如此。而杲堂文竟不大行於世。信乎文不易言。而傳不傳要自有命也。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卜之龜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至必通郡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

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過○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
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
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
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
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
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
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問○關
踏○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闕○焉○豈○世○無○其○事
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

餓體凍膚而不顧。籍口槁腸而不郵。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
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
○並○論○偶○類○卷○之○四○世○可○文
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帝。獨非兄弟耶。景皇帝唯恐其兄之入英
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
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奇事奇文讀至末幅令人推案而起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霧靄興濁。蒸
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寒
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歛。天末萬物。改觀。浩
然自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
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貽愕而
歎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
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纏入多月。風
起雲落。卽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崑塵

沸響局鑄人間。邨烟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
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
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蟄。山
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
故爲元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脅。藜蓬臭蔚雖焦原竭澤。
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巖
石罔草。碎碑埋甗。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岳
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宵萃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
無煥。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

○武○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
○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卽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念祖堂記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壘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倚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劾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

惑聖聽。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
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
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
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
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
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
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庵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
子○成○所○可○也○而○然○則○可○不○必○成○况○其○是○其○夫○人○以○附○故○阮○亭○先○生
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蘇武
議之
十九年而返。奉大半謁武帝。園廟樂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

後○使○事○告○終○先○生○下○定○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
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
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
慟○爰○曰○毅○宗○不○過○替○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
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
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
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
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
亦○苦○矣○甯○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

後廢爲馬殿。馬殿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爾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爾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暢寫心事一一以古人證之。誰人能見得到。誰人能寫得出。以此下視魏汪兩先生園記。不足觀已。○仁至義盡。證佐分明。近人猶有議先生爲過正者。其殆未見此文。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賚。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勅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何以管殿工而加級非黃律捷徑何以裁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純賄之貴逆回都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不說講榜示以爲威勢尤杰羣與其同黨。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

大夫皆爲之不平。馮西仙、馮鄴仙、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奄黨白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戴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螭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臥子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

痛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鍊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庵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勅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

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
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補寫形祠堂當三
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
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
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
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雄直悲壯無一冗字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愍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暨夏畦。皆

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
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
億○兆○人○之○眾○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
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
○以○前○之○說○偏○自○是○快○稱○其○後○李○程○等○說○亦○如○此
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
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
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指○定○宋○無○逸○之○纂
修○元○史○黃○穉○陳○子○方○之○自○沉○遜○國○宸○濂○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

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綬龍御。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頽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憔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煌。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已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

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勅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
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礮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
年某月以蕤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向
余嘗移學史館諸公不執已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
爲道德形于言則爲藝文見于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
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
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
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
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滿猶奮儒矍矍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

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惡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揚厲鋪張。雖屬鄉曲之見。實亦持之有故。